信古餘論

信古餘論卷之二

雲間潙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乃氣也而謂之道者蓋天道流行其實體正是此故其合而賦物則為天德而云善具於人心則為生理而云性大要天地生物惟此二氣妙合太和凝聚萬物各得以正性命濂溪所謂純粹至善者正言此氣自然之妙所以遂為天命之實理人性之實德而人道由之以立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也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只這陰陽不偏之道在天曰善在人曰性繼者言天命之流行成者言人心之完具皆是此理由繼而

成即以善為性不可為二也

自天道一陰一陽之流行而有善之名濂溪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真精妙合可想見善之成性處

性即理也是伊川語最為端的而人猶未察以言未盡意也夫性乃人所得於天以生之理而具於心即道心之所由立若但言心則恐昧者專以神明而遺理若只言理則於心之神明所具處亦似指點未全然伊川只言理者正欲使人即是理而識四德萬善之根於心體渾然之內則性乃不謬矣

性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理不離於氣不雜於氣以其不離於氣故孟子兼氣質而言善以其不雜於氣故孟子指天理而

言善然非二性蓋天理之因氣質而稍有不齊者非天理之異也是以前賢立教以天理本同而氣質又可變化故只言善至於意之所萌而有善惡直當言心善者循乎天理乃道心也惡者因乎人欲乃人心也然非心與性實為二物心體性命而立即為道心其後因形氣係累而有人心則心之有是性有非其性者乃真與妄異非心與性異也上蔡言佛氏之言性乃吾儒之心佛氏之言心乃吾儒之意大槩以生言者都只從心起知而遂目為性故性入於虛心亦不明其德宜其無得於善而欲空滅之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明道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

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性因生而有生以上未有成性一有生即帶氣質聖人所謂相近者亦即此時樂記一靜字正是凝成於氣質而未為氣質所用固是天道本然孟子所謂性善者也若能推其由來於不容說之時識其不離於繞可說之內則性乃庶幾

人所受之性却是天道流行賦物之實理自形生神發而有人心之靈用乃因感而順應於人倫物則遂有道焉是理由神應而顯可知性體本然此以理言性程子所以發前人所未發也大要性即天道天道難知而顯於人道者便是其所賦實然可驗之迹若言性者上不於天命處識其所賦下不於

人道處驗其所發只截出吾心一段靈明能知覺者曰性只如是以此見性却只須坐禪理會也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濂溪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人道之初正爲自儲精得秀來便有本善之良心有應物之事理出之則五常百行皆由此立斂之則一中自如乃所謂退藏於密者不得言虛無寂滅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此晦翁註中庸天命語夫陰陽五行以氣而辨即天道然也天道便是理理氣原不相離故得氣成形者此理即以成性陰陽便有健順五行便

有五常所謂天地化育便是賦此天命之性便是稟此
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孔子繫傳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此孟子相承言性善之所自也夫性乃天所降之衷
由天道繼善而人有成性安得有不善乎人皆具此以生便
是本心之天理蘊於至密而無不足發於至著而無不順人
自不滅不存不由而云無善其昧已誣天亦甚矣
太極自有一定之理故人性自有一定之善只緣稟氣應有偏
正之不齊故又不能無賢愚然終是理為主持其所憑之氣
有美耳所以人心能戒慎恐懼以自為主氣質亦便不得為

果蓋形而後有者畢竟是天地之性爲本故善反之卽是若聽於所憑則難言矣

人無欲時本心真不大相遠只為世情嗜好牽誘便有陷入至於不善者此物欲也若義理偏錯物欲沉錮此亦必由氣稟昏濁而然但觀上世淳質之時人易向善末代澆漓之俗人競趍恐可知物欲之害多氣稟之害少

天道立命只是此理此氣其流行而賦於物晦翁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卽濂溪所謂真精妙合而凝以化生萬物者也真言理精言氣妙合而凝者原不可二非相入而合也惟天道本如此故人得之以生其性體健順五常與之畧無差

別百行萬善便都是其發見處但能以誠明全盡此性則天地合德聖賢同歸無復別有向上事也

仁義禮智正是性性乃總名四者便是性之全德如言元亨利貞便是乾之全德處程子曰性即理也乃是指此理為性也後人知性在人心而心上不體認得此理来遂只以心知看作性故謂性為未有善惡而以善為性以後事不知心知却是神是形氣之靈濂溪所謂形生神發五性由此感動者而五性却是五常之德稟具得天道五行之性来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孟子所以确言性善而程子亦直謂性即是理無少疑也學者要須於真精妙合處識性之從来

於四端發見處識性之顯出又於人心有覺之中見得無訣之時本心便是全體則性既不昧善亦易明矣天賦我這靈東便自有應物的神機在及至應物而見得箇合當如此者這便是道若論感物而知應此只是靈覺所為然應物之間又自有箇當然而不違漫者從靈覺中為生而因動以知靜其體原自本然聖賢以為此是天所命於人而為人心之善名之曰性程子見得這便是人心之理故明白註定曰性即理也人惟有欲之後心蔽於欲不見此理便謂性只是箇靈覺何曾有理此乃自失之而自昧之也孟子謂盡心知性又云性善正當思心上原有此善為性安得謂性不

是理只是箇靈覺也

人有此生身中便有此心是自靈覺只要檢束他向裏不妄走作此是存心事若論性則自天道流行物與無妄者識得個自然至善的有觸之而即顯者然亦只在不走作處識取無妄者乃是衆善之源本心之德則性可明若只以不走作為性又恐徒收拾得無用精神此後來禪人但知攝心而不識性其以空寂自雄者如是也

人受中於天便是得此理以成性理無有不善人自以私意物欲悖戾之者乃為惡故聖賢甚憫人心即以好善惡惡為性情之正而詩書垂訓無非欲人端其好惡易惡向善以復此

性而不失所受焉敎衰道晦此義不立不得已又借刑賞之
意而懼之以褒貶此春秋綱目所自作是皆根本天道爲人
心此理立爲世法程非徒以筆札記載称著述者
齋謂人心之靈處氣晦翁已曾言之曰心是氣之　是
也夫人生氣聚則神精而靈此即所謂知覺者性亦只是在
此若謂只此是性則理便漠然

性只是在人之性聖賢如何又說到天命可知此生稟受原自
有來歷根源未識得他來歷恐於人性實體終未見分明
人所受以生之理便是天所命於人之理理本一安得有性命
之異故盡性至命知性知天都不待次第安排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這中便是天地之德民生稟受得來便是成之者性只這些子在人心蘊而為仁義禮智之德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無不是此故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節但能存此心為主無不是其運用流行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未發之中以未有可見可名之迹故以中立不偏之體目之耳然其渾然在內者原自有此可知此中正是天理至全至一之地惟至全故能兼衆德惟至一故能主衆動而天下之大本真在是也

從乾元賦受而各得其性命之正豈有一毫不善

只為天賦人受的一箇道理自有而自昧之令古今賢智人立

多少異論而愚不肖者盡昏暗而不自識嗟夫
中庸言性是大綱說人生所得之理至實着落在人身上却說
箇誠字孟子道性善也只是說得他好至誠字便實是我的
好不作虛言矣濂溪也只說箇誠是根本中庸未盡言性便
知是我原有的善不必別尋善處為性人只因自與善反乃
有不善反不得與正並言誠則不待言善已是實有此善乃
知不善處正所謂妄妄不是性言誠便實然是所性矣纔不
言善而自然是善矣
若識得人同此性性同此善便知聖賢亦只是盡其性者吾性
與聖賢同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當思孟子所言亦為之而

已矣

理與氣不得看作兩物理便是氣之理氣有實體理若為虛名然氣質則理亦便實故聖人遂以為實理而目之曰誠如水火之為寒熱水火既是質的這寒熱之性亦便實了天道生物只是二氣妙合以成形這氣中之理便是形色之性若於這形色間能盡其性便是人道凡人倫物理都在應接間斷出卻都是以形盡性之事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人踐形使是盡道試以此想率性之道知其非外假強作也

中庸言德性是人心上事人心靈覺中所稟具原不虛薄自有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者只在靜虛動直間自體察此純主理

義言不兼氣質者與孟子所言性善同旨

德性朱子註人所受於天之正理天道賦命人生稟受來自有箇正理作本子但不照管則失之故須是存心存心只是照管他不走作這正理自在此即是人本心之德以具得之於天而所受以生故謂之德性學問功夫也須根本這箇做則不浮沉差錯發見出五常百行來都是德性分上事理故尊德性便是立天下之大本

天下大本正説性性是人本心之德只心去應事這性便發出萬事之理故五常百行皆是性所發即所謂道性是體道是用性非虛言道非外索也誠則性體既實運用處無非天理

故日用應務都只是此理流行著見以不隔於內外物我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有兩截事也異端欲離用以爲體是不知其理本一而但守虛靜空寂之中滅存神妙應之主夫用所從出者爲本已無有用於何爲本又其言曰不立天理自無人欲夫心之爲德人欲既盡天理自流初非他索彼自不察而昧其本心耳非天理獨遺於彼也正緣其以離用之心虛應用之體體既因無用而虛用亦以無體而絕所以上不能合天道賦予之真下不能盡人事當然之則而徒執私己以自小托空虛以安大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夫百姓但不知之其日用猶爲人道此則不知而并棄日用害道無

復疑矣

性本於天未始不一已屬在人但可言近既因於習便自相遠

蓋理因氣質而具氣質則自有生而已然陰陽五行各因所

稟分數而五性遂有互勝於其間曰相近者均受於天未㴱

於習焉得有大差別若指所賦之理而真自其不屬形氣者

則至一而不可有異孟子之言正是此蓋因當時妄以形氣

之後人事之雜然者論性故歸本以詘其說要之聖人所云

則指在人之初理氣凝合而各具以自成者乃人性之通論

也然曰相近則皆未始不善其後由習而善惡頓相懸耳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絪縕即二五流行交感之氣於此便

有参差雜揉故人所稟受有純粹偏駁之異非是兩種程子謂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正爲這氣靈心知由此種生質處發出亦是所稟受然也變化克治後便自歸天理之善若聽其如此又私欲妄行便成大惡故性相近只是偏駁猶在兩界分上習相遠便胡越不相入

理氣分别各言則理自言理氣自言氣若說成性則理氣便分開不得理無不善却從氣中便具得差别來如水出於地便從地脉中帶得氣味來却有不純處然不可謂不是水此氣質之性當兼言善惡之意也

偶觀蜂窩蛛網見物性亦有自然知能但其所營營不過居食

事耳若虎狼蜂蟻之一節則天理幾微已驗於此人性兼五常百行蓋生而具之隨感而由衷出者亦猶是也第物性以得一而專專故能不失人獨以靈而雜於欲則其所全者反有梏亡故學問之功乃所以開明祛塞而復其知能之良至於益加開擴日新富有以進於聖人之能事亦只是性分內事理由深造而抵極純極微非能於其外更索所未有者強自附益也

天賦人受原從理氣凝合而有性則成性之初便已着於氣而不得獨舍氣以言性矣程子謂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其言正如此然程子似不甚以告子為非而孟子乃

大不然其說蓋告子立言之意非也彼不分人物而槩以生言性則何可通夫人物之理固殊氣亦未嘗不異謂因生而各以其類各正性命則可謂同生而均是此性無所分别則非也

生之謂性若論氣凝質具而各有知覺各生愛惡則犬牛與人皆是此性至於五常四德豈可混人物而槩言聖賢以不學不慮驕其初以達之天下驗其同以不忍不受驗其實此人道所以叅三才而靈萬物非不由知覺以顯然何可謂性只知覺已也所謂聖人能盡物之性者蓋物乃以生爲性物不能自盡而聖人爲盡之亦未可謂盡與人同也雖然物亦自

有同於人者顧雖呼類之仁也人亦有反不如物者賊倫悖義之草也

寂然不動之時有何善可見及至卒然感發便見得善端便驗得寂然中本自有此此孟子以情驗性寂是閑悟人與緊處又言良心須察識擴充正欲因此發端處自識其本心而充之以至於全體此便是盡性做功夫事又言旦晝斧斤牛羊之牿亡卻是人事戕賊所以至於有不善非人性本自有不善者此只是私心物欲累之程子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又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此不善之因也學者識得性根本善又因善端以充其全體又知人欲能累其善而嚴遏絕之則

知性之學盡性之事無餘蘊矣

以情之善驗性本善是說理之顯証若謂只當於情上著意別無性上功夫則不然也孟子因當時不識性善故指其實跡可見者証之至於主敬持守正是存養根本功夫豈有根本上忽慢却逐於向枝節上尋處安排

情者性之動情有已未發時性則常為之主如樹有榮落根氣則未嘗息也惟情由性出故以情驗性若以性不可見而但言情者固道其本謂情為外而不可以言性者亦非合一之論也

性者根也情者株也根株一體而株發於根故欲知根氣觀其

發生便可見正以發生之氣都由於根耳以情驗性乃孟子因時人昧性緣性體難見故指明白可見者示之非謂性無善而只以情言也才字猶今人言本事蓋所能也言所為不善不是他原來本事如此不可指以為性

性言天性理言天理德言天德才亦有言天才者惟情言人情欲言人欲情因感物而動欲因情好而生此由人心所發故屬之人性即是理乃天所賦畀有此理為德能此理為才性既命於天則有之與能之皆成於天者凡本於天皆無不善故為不善者不可言才之罪

喜怒哀樂都自人心上發出心未有所發時只是寂然這寂然

中却便是四者根本總會地面此時但有渾成之心主未有偏出之事端故曰中及由中而發則事各有當就事上又皆各順其理故謂之和中實有所主和實有所合如禪者之見則中只是空和便為幻性只見得空道亦當作妄此寂滅者之性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必是知得性則心上所存不虛易曰存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義都要自存處出則所存者豈得泛然故君子養於已知之後亦自有實據道理

吾子所言性只是指生機活動處此乃人物之所同其論性諸說皆原於此夫生機活動處何有仁義何分善惡此杞柳湍

水之喻所由生而又指其愛欲處為仁各別處爲義此仁內義外之說亦因以立也若能自反其本然之良心而真識得所賦所受之天理在是則仁義吾所固有乃純粹而至善且皆由中出自不得以內外分析言矣

告子雖不知性善猶知仁義之為美故孟子指其說為禍仁義使亦無辭以解若老莊則以仁義為性道之失欲去仁義以全性其悖謬更甚不可以正理喻矣

一人以為善者天下人皆以為善一人以為惡者天下人皆以為惡是善惡有定體也善惡有定體豈得謂人性為混

知能在人而知知能之本善即所性之德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

仁義之心可知仁義為人道由人心之本善顯於知能非人事強為之也學者只要反求而自得持守而勿喪明理義以昭瑩之即事物以充拓之此亦在人切己自加鞭策無他伎倆也若只高談性命恐舍實躐虚反遺着己彼以知字法門自為主妙直捷者更於性真全迷岐路也

天命之謂性雖不可只以生言却是即在生處人生而靈者惟此心故性便在人心若心上無妄念走作只是本心這性真便在此中自有全體只本心所發隨事便自有合當處此即是率性之道先儒謂循其性之自然正謂性是源道是源流出的由源而流却不失其本然則流的沿溪入澗便都自有

各順其所當行之理也

横渠所謂天地之性以本於天地者言之所以別於形而後有者然此性亦非形氣不能成故氣質之性即是此性之成於形氣者但因形氣而微有差池耳非別為性也然則性自一以形氣而異雖形氣有異而終是此性故不甚懸殊而聖人云相近

天地之性亦兼氣流行也專以理言之者惟天地之氣主於理而氣由理行也人物所受之氣亦是此理而聖人所云相近乃兼氣言者蓋人所受為性是形而後有者畢竟便為形所局則此理雖不異而承載運用此理者自覺分量豐嗇有差

耳

先儒謂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曰德性無不備者是所受之理理豈有限制分數只稟氣成質自有差等於是有剛柔敏鈍柔與鈍者亦是人資稟所具然自欲明道果行未有終必不能自力者此德性原無所限也濂溪曰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此亦言人用力深淺所至如此耳夫聖賢令名自是隨人用力之深淺豈有德性本不足氣稟終可限乎

心似官性似職有官乃有職然官實以職稱精一執中舉職者也言職即知其在官言官或不能兼職此後世論心遁理之

藥所以外於聖門也

藥有性有氣性無形狀所以治病者性實主之但非氣則性有不能達人性亦無形狀運用萬事此為主宰但非氣則性亦無所在觀此可以識性

心能存得則性亦便自在其中知其在中者而勿忘勿助便是養

不能於存心內別作養性功夫不可謂只存心便了養性功夫此當識首節知性事知得性時則於存心中便分明有養之之道方可作體立用行事

情不可言不善蓋情有不善乃物交妄念所發乃情之所以受

病非情本有是病也何得指為情之不善

有性必有情塞情以言性是無生之卉木也誠字貫性情而為德

誠無為是性善之本體幾善是本體出者幾惡即從此處為人欲感動出來亦足汨其本體然本體實不知是

學問緊要只在性道知天亦即從性道知之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本無二理故實知性盡性便已達天

錯認道處只是知性未真錯認性處必於天德未達知天德是性論性必不差知率性為道語道必不謬

知性則自能知天者本一之理知命則自能順理者有定之見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莫誤看為無善惡可說當了以上二字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上未可說性言未屬於人者也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言無物可添矣正所謂立天下

無性外之物

論性不論氣不備只道却已屬於人者論氣不論性不明全昧

却所受於天者

人以紂為性惡然云智足以飾非則飾非之言知非之心皆非

惡也夫以能飾非為智則智亦便知得善處但不勝其私邪

利欲之好又秉剛悍暴厲之氣質遂不能自禁以至縱意橫

行流入窮凶極惡然則其稱惡者亦竟屬所為未必盡由性

彼有性善而不能爲善者性亦何有故聖賢教人乃在爲學功夫多

天適非陰陽不能生物陰陽變合便自次第分五行之性蓋總二氣之生成而各立爲德故人之生旣由此氣成形便自具此五性秉神明心識而爲用但無感時渾然不覺至外有所感遂動於中始各因事而顯其間感者旣雜常動者因人心好惡而發又不能無累於欲故所發有得其當者有失其當者於是人事之善惡分途雜出矣惟聖人渾是仁義中正之理而主靜以立本則萬事一理何有不定却與常人之物交情勝者自懸殊也

濂溪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蓋
形生之後此心有神明知覺自是能感能應的所業二五之
氣亦乘此作用故觸遇事物心知有應五性便從此感動出
來爾時已有形體嗜好不能一一順應五性遂時有偏勝不
全中和或憑氣質而偏或徇意向而溺錯雜處亦自不能免
惟主靜存理則氣質意向皆不得用事只是循理順應有何
不善
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蓋形生神
發之時已是屬人心了這五性應物各自有箇天則只因在
人心情欲亦便得相參用事若中無定主而惟所感動則便

隨他作用而於義理即有過不及之差

氣既凝聚成形則前之流行變化者既已定於質而各有分限後之形用物交者又不無因所欲而係累於中理不能全為之主而氣不無各出用事此衆人所以隨動而雜出善惡聖人所以主靜而理自有定也

氣因五殊而有五性然只是太極全體之互用聖人神明主宰自有大中至正之理故隨感而應便是五德張弛妙用皆天則也此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衆人則不然感於外者不無為形體嗜好所着動於中者又多為五氣偏重所因不得全然以理為主故人事便多錯雜大抵常人之心多為情所

雖聖人之心只是理一

五性感動發而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惡未發之中是未有感動五性雖具而心體寂然固是太極渾成未分之境也已有感動則人事參差故五性所發便分得失大抵有得失皆在動時

程子曰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濂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程子之言蓋有所本萬事都由五性感動而出然則善惡皆天理之言不得更煩別解

天道有陰陽人性所稟使有仁義若中正二字乃是仁義得當盡善處非仁義之外又別有中正然不是中正則仁義亦便

有偏錯則不可称德性故須言是四者後言立人之道只緊仁義與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並為三極意自可見

所性之德仁義而已中正者仁義至當之體也仁義而中正德斯至矣易本陰陽其用必於中正陰陽不中正則失之過剛過柔於象為凶咎仁義不中正則流於姑息刻忍於事為卑陋惟聖人仁義中正所以與天地合德同體而造化神功妙用亦莫不屬之聖人也

中正仁義只是理理一則萬事可以此而定主靜者心體也心體無欲而常主於靜則大本既立達道自行所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者太極只是理言心亦須是主

於理心與理一則太極在我人極之所以立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此極字與前太極只是
一箇理此理在天地萬物則渾成統一而爲太極此理在聖
人則全體獨至而立人極
易云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則大人渾然乾道矣太極圖說即以此語贊人極則聖
人渾然太極矣然只是至誠盡性之能事於天命率性外非
有加毫末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只是這箇道理聖人盡性立極便與渾而
爲一天道陰陽地道剛柔人道仁義各作一個太極也得合

作一箇太極也得

明道定性書只是要常主乎中以應外不要逐外而離其中定性書言內外兩忘謂內不自私外不用智非空滅之而兩忘也觀後面言好惡之正與觀理之是非便可見

廓然而大公只公便純是天理物來而順應此時着不得一毫已克己功夫於此正是有頭腦可分別處順應者只將天理公心隨物應之便無不是但衆人非無道心而常由人心為應有我之私却從此時便不覺入來各因人之資禀識見而為分數省察功夫正要在此時用大賢以下便不得不兢兢於此

耶然而大公非謂未發時如此乃言其應物之本體當如是物來而順應即以此公心順應之而已大公就心言順應就事言以是心發付那事無內外之異故能定性
孔門教人只是持躬應務日用切近功夫而好古博學又令深求篤信以為考證憑依之地其踐履實體認真心性便是現前實事無他道也故自顏子後曾子子思相繼得其宗孟子以上智亞聖之資自得於私淑之後妙契淵源獨承真統而以言立教直指出性善良心天理本源之地可謂直捷著明矣乃門人弟子不得其傳豈下學者自無實功故上達者竟無實詣耶

三代之盛教化大行生民自童稚以抵老死無日不在禮樂法度之中躬修人常物紀以自成其仁義道德無煩聖賢别有性命之訓周衰王教不立聖人明道淑人其於諸弟子諄諄誨以文行忠信持躬應務之實而性與天道非上智幾聖不與言亦慮未及者易為逆誤不可輕言也子思恐其失傳而著中庸欲為後世存此一脉其後遂有不根之士紛紛言性妄見謬論惑世誣人孟氏欲破群妄而出一真遂以性善立教直指降衷用彰大本已於此道明白邇探真源但下學入德修途亦自更有功夫次第後来弟子之失傳無乃未便須畧與

歐陽公答李詡論性書言性非所急而聖人罕言夫謂聖人罕言者以論語無論性語也然問仁問知所教莫非此理弟欲人隨事循理精察力行而自得之非不急而罕言也

蘇子瞻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 矣彼謂堯舜之言乃允執厥中也舜稱大智由執兩端而用中則中已就事而言理正是事理無過不及處何以非善故曰擇乎中庸得一善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若只作虛中看何所容擇而所云建中者又何以禮義爲也至於一以貫之四字義須相連言只這一理貫將去的雖不明言是

理而其為理可知蓋因曾子學力已到不待指出但微言於意象之閒其理之實名即所謂忠恕是也若便將一字作理之名目而以不容分說者當之不亦大悖謬乎大都前聖立語垂訓莫非實理所貴反躬體認而自得之乃知其言不虛心亦有據若只以隻字立義不於事理求通以懸想過求之心為好高務名之論未見其當

通書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言道理總會地頭也中庸說誠字承上文誠身來誠身功夫又先明善則知不是箇空虛字面正有事理在聖賢言人生所稟曰性言人事所由曰道性在人心道在人身這誠字便是性道

實然真心透徹不作虛妄者故五常以此出百行以此成人人須是心上自反得真實便知得此理自如此真實則身心性命道理達一箇誠字便都合併在此晦翁所謂道體也是也

中庸前半道段說性道後半段只說一箇誠濂溪通書便以誠字立說分明便將他做性道總要名目誠上一章是說從天命付來卻便是性誠下一章是說聖人之所立德卻便是道要之性實性道實道卻是一誠也若要心上自識得實處且將通書所說聖學一為要曰一者無欲也反於心而自體之蓋必私欲淨盡則本真無雜故一本真無雜則一腔純體動

靜皆合所存所發只此無妄是誠之為誠實理實心皆不出此義也

聖賢以道教人而根本於性然此性又推說天道化育賦予稟受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為天之道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所命而人受之者人受之而成性便是所得於心之理若人心有妄此理遂虧無妄則本心之德純一不雜其理便實此所謂誠故誠在人為實心以天只是理人乃有心人心以理而實故言心實亦便是理實也可知這箇誠字自天命人性以至立心成德無不包貫濂溪所以遡其源於乾始而該其道於五常百行學者以心實體之自明

只以此看聖人學者分別聖人便自然能實的學者須用
功夫要實是謂之天道人道然這誠字初無二義
天地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誠定是個純一的誠定是個恒久
的純一恒久自能成就天下萬事萬物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之謂大業皆是這箇實然的實成就來斷不是毫髮假
借虛托可以造爲者所以誠之一字濂溪便通天人將他替
太極道理說却是一箇有實用的總體
聖人以誠立訓蓋灼見吾性之中萬理皆實安得言虛易象以
虛受人專爲忘己以聽人非以虛爲德也論語虛而爲盈及
實若虛二虛字皆非美辭後之言虛者皆本老莊而以却外

空中為義夫閑邪存誠聖人傳易之語盡閑其外誘存其本然此正誠之所由立何云虛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為未感也寂然不動誠之體也誠立於無感之中應於有感之頃正一理之為動靜理既無所不在當於何處着虛

理之一字見於易曰窮理孟子言心之同然曰理也程子曰在物為理理者條理之謂條理須就事物上纔可見這是用處而程子便將他說性者盡應物之理從何處有此正可知性能如此晦翁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道者事物當由之路正就物上說理而誠乃應物之心凡物理皆從此出

此程子即以理言性之本意也正如說泉源惟有源故有此泉若無泉便知無源源與泉皆不是虛此誠與道總是一箇理有體有用之意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人性本自乾元資始中承受來真如出鑛原金不曾有一點別物襍他安得不純粹至善誠只是真實如此者誠又云一蓋更無別樣作假非一而何

誠者聖人之本濂溪因誠字無可蹤跡便着落在聖人身上見而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根本其所從來又曰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此正是其着落地頭也

誠斯立焉言此誠已在人物稟受中有箇着傍立方了

自陰陽變化而有易性命之理皆根本於此因此而有人心秉

彝以為百行萬善所以周子說誠字謂自天道賦命而各得

以成性究具於心體妙運於神發端於幾而萬物之理無不

具其所成此是一直貫下有原有委的道理在人自見之而

自以身實體之亦未嘗不易簡顯明也

誠之為理推乾始之大原為人性之實德豈得云靜無晦翁註

為未形真善發濂溪本意通書云靜無而動有

誠字看濂溪推本說來卻只是性真當於人心無雜中識取無

雜即便真實是了更有何為及其感物而動內外初交一念有萌乃分善惡善即是真由本心不昧也惡即為妄乃交物而生也妄便是鑿其真者去妄則復於無妄矣是復其真也閑邪存誠正是要存得這真的

誠字最難言程子說無妄晦翁又加真實方發明得誠字本義正當親切然又須是識得他來歷體用分明而知其為天德人性真可以此一字立名盡意者然後誠之為德於吾心有卓然處而實體於吾身着不得一毫外假也

誠即是心體實然處蓋天命人性無一毫不真者心體如此五常百行只自此行去不待復有造為故曰誠則無事矣先舜

途人其心體何常異無奈衆人氣質私欲多少夾雜撓亂故
須用力變化克治而後能復至於誠及已誠後便依舊只見
此體然則思誠功夫乃在氣質物欲上用非在誠上更有作
為而後成也故克己復禮閑邪存誠其功夫亦只在克己閑
邪處然際

孟子每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濂溪通書首一語說誠字便
謂聖人之本要見這道理須在聖人身上的方是真下條又
云聖誠而已矣可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亦只是這一箇誠字
不欠少毫末

人心所具只此一理凡言誠者不是又別有誠的道理只是一

箇眞實字面理無有不實但在人心則常有不實時若人心着了一分虛便是此理一分空缺處於人身上本分事便是一分不完成處矣是誠所以為物終始蓋一些子一頃刻不如此便是欠缺

通書誠神幾三者聖人便自然純瑩精徹到至極處此萬萬不可及吾人須當由困勉功夫固不可以聖人為易亦不可以聖人為必難學而未能及亦勝不學者也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神只是妙用無方之謂陰陽動靜一體互根太極神機自如此橫渠曰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自註曰兩在故不測夫合一而兩

在此神之所以為妙也於人心亦然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雖言著卦然人心體用動靜之妙實亦如此通書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如萬物此言太極無方之理其言聖人寂感之神曰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此只是虛靈一體存之無朕而應即無窮人心非不同具但自然如此妙應必至聖也

誠是心性本體神是運用他的靈機神所運用乃誠之發見也幾是運用發端處發於誠自無不善發不以誠乃有惡

誠者聖人之本思者聖功之本學知以下功夫只是思誠誠者

天道思誠者人道

聖人與天為一者誠也其下希聖以求不愧於天者思誠而已矣

微者誠之體顯者誠之用顯之微誠之所以立微之顯誠之所以行誠一而已顯微惡得有間

通書曰聖誠而已矣誠精故明此誠明之德乃性之者又曰思者聖功之本思可入睿此明誠之事乃思誠者何思何慮非聖人不易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此學者事

誠無為幾善惡誠是本心全體不曾有妄的天理自然只要原還他本等便至真至實及至感物而動則其幾有善惡幾者

物初感心方動纔有端緒未見事爲然是非邪正從此發撓
正兩界當關處自此念一出則善惡分岐處是聖賢着力愼
防地面然以身心事理辨之善幾是本然良心應物自內達
於外者惡幾因利欲牽誘而萌以外動其中者又自有內外
賓主之辨作圖者不但當分正出旁出即謂順出逆入亦可
橫渠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心所具的性在知覺上顯出來
這便是所得於天之明德可知明德是心體全備之目既得
於天便是人所實有人心本體如此及發於意念如此身上
作爲亦如此更何有不實處這便是能誠者大學只說誠意
以意念初發時言要之未發原是此誠之體及發於意念見

於作爲皆眞實如此便是誠意誠身

此誠字在天地則實顯出許多萬物在人心則實顯出五常百行此必原有箇實然者爲之故以其顯者之實驗其微者之實則誠之爲德與所以立義皆可曉矣

理只是心上事聖人以誠目之正恐此心不實處便失其所以爲本心者而此理遂亡故誠只是實心心既實即於此處識理

人所行合當的這是道誠便是所存爲主之心聖人不言心而言誠正須想個實字非於心上又別求個實之者但看心之所以不實處其間理欲公私孰爲眞孰爲妄便識得無妄即

誠故誠只是實心心實則性無虧久便是吾心之實理以貫理應事而各得其當然者此所謂道

通書只把誠字立論天道人性都該盡這一字中爲學功夫也只在這一字上着力若知得這一字大本已立達道自行萬事萬化皆只從此順應

古人誠身必是先明乎善正爲天理人欲之辨要見得分明見得既真心上自有個一定之主端的不差如盤針所向自無迷路這便是心上的實理便做出身上的實事

自明而誠須真自識得天命人性本然之至善而反躬循理無一毫不實然者方是後人但以有覺之心爲明恐明且未得

其真即欲以是言誠其與聖賢所指實有之善竟是迷罔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性命都是個實理既是實理論者何妨言有即言有亦不屬於形器之有也若不知其實然而說有說無俱屬妄語言有則入於性之欲處非性之本言無則自生而靜處便以虛目之何況生以上者益入茫然矣

人之論性說有說無迄無定見只是不曾於天命處識得大原来故於形而上者以難見而疑其為無形而下者方徇迹而知其為有言有則恐性非迹可盡言無又恐性非虛可言是兩難執也不知形而上處便無不實故形而下處亦只是誠之不可揜耳

閑邪存其誠是言行根本處

朱子曰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只生下心體便是心體實無不善卻即是所得於天之理有生後能自實其本善者徹表裏貫始終這便是誠的體段意義

言敬尚須勉言誠則便自然純乎敬　便無不識勉而誠須是以敬為主

誠字最通徹一事亦可說一言亦可說全體性分亦可說合天地人亦可說

心要誠便自不得妄語不肯妄語心亦便誠由中可以主乎外制外可以守其中也易曰修辭立其誠便見得心口本一

如不欺暗室心如此事便如此若心有妄而云無此事有其事而云心不然無是理也故誠須事是合身心不然便不得為實

心與行違便不誠

信古餘論卷之二終

信古餘論卷之三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道心即是天理本心人只此心惟無欲者方全是本體故曰本心本心又如何識理只看無一毫人欲時所存所發有不皆得其正否此天性固然端只在道理界分上故曰道心朱晦翁曰道心是有主之心人心是無主之心有主無主只是本心存亡昏明之辨此理便於是關得失可知理非外物而心亦非是別求理以為主只本心能自為主而天理便於此不泯其為道心可知矣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

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生而靜者此非本心耶曰天之性本乎天者而不爲道心耶欲自感物而有欲無節而至於人化物滅天理窮人欲此人心之危也存其本靜以爲主而制其妄動以爲用則天理不息其爲道心無疑矣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夫亦欲心之所生而因於感物則與生而靜者便是內外賓主之辨是本心與欲正相出入者也多欲而不存者此有欲無主之人心寡欲而存者即能自爲主之道心夫心在於人而性本於天心存則天之性不失所謂道心心不存則天之性已離祗爲人心天人理欲之辨

即以此分別亦自昭然觀前哲之論大意皆同與虞廷指點無不脗合正可知十六字信萬世心學之源也

人心道心程子以理欲分之晦翁謂言欲太重以性命形氣別之性命便是天賦人受本然之良心以其道所從出故曰道心形氣自有生後不免有身體嗜好便生意念此則由人而有故曰人心道心自降衷稟具隱於人心而無端則自不覺故云微人心發於感應物交紛紜而稍不自主易為搖動故云危精者察之真辨理欲分介極於毫芒而不與此明之事一者守之定純以此理為主不使一毫人欲之私間之此誠之事如此則事盡合理何有不中中非別有象貌處所只是

這事理當然之極至凡事必有理其家得當盡善處便是中物有四旁其中則一是必不可動移處事理當然到極至處分毫不可走作亦猶是也故中無定體隨事而有卻是此事家定當如此處若走作便在過不及邊界上矣故不精則或未是當然不一則恐別有夾界惟精惟一事皆得其至當不可易者卻是執中也中曰允執言實由道心為主以應物所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晦翁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有謂不得分心與理為二者要之應物的是心應於物而各得其當處則以理目之理從本心發本心所應便自有天理流行此理之貫體用而

為一源也故理不可外心而別有然心實不可遺理而獨言故前人言心欲知應物之理所以為主言理欲知心之應物所以能當晦翁也不是截然分作彼此正要令人於妙合處體認分明

程氏遺書有曰心與理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晦翁亦有說云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有議晦翁不當析心理為二夫晦翁非析心理為二也正為不能會之為一者而並舉以責合一之功恐偏遺則或有認此失彼之誤也議者只欲以心該理亦知不能會理之心可即云道耶

心具此性性即是理心與理豈得不合一然心以理之運用言

理以心之條理言只言運用不及條理何以識其當然者而語道

晦翁中庸序釋人心道心曰人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妥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云云大要天道生人氣凝即理具人心靈明這道理便在此不昧所以聖賢即目為良心善性蓋得於天道之本然而遂為人之本心試求之無欲時那一腔瑩淨之中自是天理發見根窠地面這是本等正當知覺故云性命之正自有生以後便有形體氣血嗜好資稟清明純粹者或能自克常人便不能無累樂記謂物至知知然

後好惡形夫物感知應乃有好惡若心有主而好惡得正即道心也苟惟徇其身之所欲則中無主而知覺便從於彼非復本心之正此都從一己有身而發故云形氣之私道心曰安者本賦如此安其故而不遷也人心曰生者本初無此由所欲而旋生也先哲析理精義下字直如此分明

試令靜坐內觀欲以識心不知心未發時看得有何模樣若欲求得其理則心內又非別有一理可尋若只欲識其虛靈則此知未有用處何殊冥漠要須識得這便是此理源頭更無別尋此理去處只要用得不錯所以先明乎善正恐錯用了他然錯用處亦必由私意岐於中私欲誘於外所以克己功

夫尤為吃緊路頭也

聖賢說性說道正要人知其在我而實能盡之不然徒守一個空虛無物之心何益試看孔門吾聖弟子都是言行交際實踐工夫正為日用行事莫非此中為主若能隨處操存而由中應外則心與理便無不合而性與道便實然是體用一源事矣今只從言語文字懸想安排無論談玄說妙者真如撮風捕影縱令依傍道德性命理會天人內外亦自貫串詳悉却空身心實用事理未見下手真無不合終是意解殊湊想得聖人當初未必作如此望空語也

孟子牛山章說仁義之心正是良心本然可以識性程子性即

理之言蓋非無本若能主靜以存此心而於有感處隨所發以察其理當自識之故聖賢教人居敬涵養正欲收斂此心使其清明不昧則內自有主外自能應而以此體會理之所出便見得心非徒形氣知覺理非是外物強為直是性合內外者但以後之學者不因人心之發以察理而乃執仁義之迹以求心則多有妄以用為體而失其真又有求理於心而無所得謂理為心礙於是亡滅仁義而專以空明知體為心為性此正誤入異端虛曠寂寞之言悖謬更無當矣當知孟子特說出一箇仁義之心正是虞廷所指的道心聖賢相傳所謂帝降之衷天命之性皆是此也

性由知顯不可但以知言性也孟子良知良能語意全在孝弟因不學不慮之孝弟推見仁義之固有便是性善實驗處若但以知言性假如有物無知而生成亦自有性者不知無知廢也故先儒於人性便以理目之大學說明明德明固是知下一德字便是所明之實明其明德何等明備真實既言德則不是空空的一箇知也若當時只言明而剩下德字便與覺性話頭無異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是單說他知有愛其親敬其兄處已是爲能了此大要於能上見得他知亦便可見孩提之性却無不實處

良知良能是天生成自然知能的蛛結網鵲營巢豈不亦由天生必也如虎狼蜂蟻於君臣父子間方可言仁義之一節然亦其能處自然天成因以見得他有是知處若不行之知謂即是行者恐非聖賢立教之語也

孟子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為良知良能蓋謂未學慮時已有此種知能非謂只此知能便可了當學慮聖賢德業有全體大用須精詳於事理以充大其德性此赤子之真心但可言學慮之基耳若別有從事恐離却根本學問然而未見精義利用豈足以盡大人之能事乎

孟子說良知良能正是指仁義其道性善亦只說仁義仁義便

是理故程子果決便道性即理也後人外仁義使有性無善之言又以性具於心心為有知使有只說知之論不知知非仁義未是性性非仁義何為善又有以無善無惡為心體夫心體即無感未發者聖賢目為中目為大本是善端之根孟子以情驗之寂真也何謂無善又以知善知惡為良知夫良知是說孩提愛敬乃天性所發自然之善端若只云知善惡則亦于一段真種子便覺淺之矣且良能實言善豈得但以有知為良知乎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是隨動靜處著功夫聖賢教人體道盡性之事如此至於言心之體用又恐岐內外故先哲有云未

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盖言未應便是應之由中者已應便是中之所應者此只可言存與發不得言先後以間隔之止欲明體用之一耳大要寂感雖異時而無間之理不息之心不得分而兩之學者當自體會而純察其功可也

人心之用只是知覺於何處識理只看這知覺用處孰是其妄當知妄者是形氣嗜好所生因人情而私欲此心既秉私欲便失其良若欲此等私欲淨盡本心獨存這知覺自然在德性為用如不當為之羞惡不忍人之惻隱皆是其良心自然之知覺非知覺借此以為伎倆也可知本心自有此理故必以理為真而知覺則有發於真者有用於妄者故不可只將

知覺為仁而良心之知覺又不可謂不是仁而別求仁於知覺之外也

人有本心只因私意物欲昏雜失了若無私意物欲只這本心全體獨存為主隨感而應天理便自此發見可知此心原是天理根脚故昔賢便指此為本心之德惟此德只從本心中存主發見便是道理體用故聖賢只教人存心心存其德自全學者功夫只須在自己心上將理欲出入界分兢兢防檢操持要得瑩淨純大這無欲之心隨處便自有天理呈露此不待收羅扶剔而後有也

心心無私欲這有覺中方是本體本體在內其為主運用自然

與昏塞雜亂時不同此雖不覺其為理而天理於其間便自
隱然有箇立體行用的意思大要虛靈不昧四字便見本心
之德虛則無雜靈即心之本體而不昧則理便貽然理非心
外物也故先儒遂言天理本心又以仁為本心之德又以存
心為存天理之本然以不仁為失其本心又云心存理得聖
賢雖不即以心言道而體道盡性功夫未有不以存心為主
若戒懼慎獨正恐人欲妄動竊發而昧其本心故也
學者功夫緊要最是遏人欲無了人欲這本心天理便自有呈
露流行處但有生以後物交妄念無一不是昏塞侵蝕他的
所以學知以下便須要辨析得明盡克治得嚴密都是為這

件事着功夫聖賢立訓所謂學問思辨格物致知與省察克治之功皆為是也

人有此心心以靈覺而為衆體之主此是本等乃只為衆體所役者多邪主張的便分外生出許多得失意念圖此戀彼反不得寧靜以自檢較本等事理是主反為役自失其職者也譬如主人翁能主張管攝諸濂役因諸臧獲各有私情異同那主人翁反為謀慮經營生出許多閑雜事務反不得安靜料理本分家常徒見外累日煩本業日索耳

人心只無欲便一一便純是天理然天理人欲不在事物上分別亦無頭腦故聖人教人必於視聽言動出門使民推己及

物居處執事與人處操存克治若私欲不萌自然天理爲主

此清明主宰之天理便見得虛靈本心原何嘗有不善未而

未發之中即以此反求默體便自可立本以應衆動也

人欲肆而天理滅此道不明之極弊也學者功夫只是將天理

人欲從獨知處精察嚴辨以實究其所當存與遏者大要遏

欲則理自存久之則知日明理日熟聖賢德業不過是矣彼

有謂人心不可着天理者此特爲空寂一門所誤正學者所

當明辨乃又有身戀名利而強言庇護人欲此則便已寂下

之論亦自不能惑人無足言也

人只一心心只一念方其有一念不善平日非不知其爲不善

者只一時擧念在此不能別作心念照管之便迷而不覺及此念一省轉便依然前日知不善之心既省之念即換去前念此還彼息間不容髮亦絕無絲毫　可知心體原無並用是非亦不兩存若戒懼慎獨常自兢兢照管之念不息不善何由得至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這處正可以觀未發之中生者本其初靜者當其真故云天之性又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所感在外而感者在中中不無因外而動然動即靜之感而有者非離却靜處別為動處也故云性之欲這欲字輕

物來於外心識於中是為感感而後有喜怒哀樂是有物者感

之因而喜怒哀樂則因感而分者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下知字正在感物之頃而好惡則情之所分感而已明分而未出是爲隱微之間爲獨知之地而大學之首誠意以慎其發者乃此時也

樂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此發不中節而不和之象其流禍必如此

横渠言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湛者清而不昏一者純而不

雖是生而靜屬性為氣之本攻者我求于物取者物得於我是感而動處故為氣之欲樂記言性橫渠言氣可見性與氣原離不得偏言便可互見

本心天理非敬字整頓不起惺惺或只提掇得知覺在與主忠信意尚有辨主忠信則大本處便實以敬作存主功夫則防檢約束歸一四勿盡從此得力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多少執持保得此心在端正路上作主

克己復禮閑邪存誠都是身心合一之功蓋公私誠偽若不於日用處審察亦無端緒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都是日用踐履實功夫然都由此心為主程子所謂由

中應外制外養中者以身體之自見本一
敬則無欲無欲故一若靜字自在無欲與一之間然靜亦只是
不擾妄念不擾則內體自一若未應之靜又不能無動時故
靜虛動直總屬於一未應之靜與無欲之靜雖俱是本體而
立言微有偏全

主靜一語在明道者此是根本功夫在未明道者恐誤落空虛
境界蓋心以靜存則道之體立而其用不窮以空虛為靜則
中無所主而外用亦離故程子只言敬敬者存心養性直內
之實功也周子通書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未嘗偏言靜也故
太極圖說主靜下明白註出無欲故靜以見靜之為無欲而

此心不雜耳非空虛之靜也前賢恐誤後進故特註脚分明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理是言仁兼義禮知信皆仁也仁在人心誠是主忠信意敬是操心立誠之功主敬立誠則心實理無不實所以存也然此理亦須識得分明而實有所存方是實德所以致知明善功夫亦有當先務者不然則如老氏致虛守靜彼亦何嘗自謂不有所存也

虛靈中寂明淨純一着不得纖毫意累克伐怨欲不行尚未知其中如何若從本心有主無累而然何得非仁若只是用意抑制不令做出而根本猶未脫然此較俗情為難而未仁也

程子曰有主則實實者言天理為主於中着不得四者入脚

又曰有主則虛虛者言其中無此四者只是此理為主此可以識仁矣或曰旣是有理為主如何說虛曰天理本心不容外物故以其外者不得入而言虛然則又何以言實曰性分固有不虧毫釐故以其內者無所失而言實

喜怒哀樂是情乃心之所發若略著己私便不純出於本心若只從本心發者决不大叚失事理之正故發而中節只是合得事理之正而從本心發者却可見卽是性之動也以此知性原無不中不正而所發乃有不中不正却是因己私而違其本心耳大要好惡之正只在善惡兩字上見善惡是好惡的表準好善惡惡便是性情正當處聖人教學者興於詩又

曰詩可以興可以觀蓋詩能理性情由其美善刺惡能感動得人心歸於正當路頭從此向道進學便自有真正識見着功夫處

聖門以仁立教最是完全具足的道理蓋人心以仁為德心仁則五常百行皆本於此此可知人之有生其生理只是仁在天地亦只是生物之心可知天命之性亦無別理

人心之德為仁而曰心之全德便知仁備衆理凡言性命道德只一仁便可貫之故元為善之長其斷制為義品則為禮明覺為知於行仁中具有之不然亦無以見仁為美德也故聖門教人求仁為先盡收歛得這根窠其餘都是此元氣充足

處綫各自有分理疏通亦不大段離析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是要人即心以求其理晦翁直說心之德而

孟子之語益明聖人告樊遲問仁曰愛人是要他因用以識

其體晦翁直說愛之理而聖人之蘊始盡又曰仁者本心之

全德是指人心所完具而能兼衆理者又曰仁者人所得以

生之理是指其稟受成性而爲立人之道者學者於此數語

尋認察識則仁之所由來與所存所發咸可黙識會通以合

於一體矣

仁不易以字訓以其爲人之生理而言人以其爲心之德性而

言人心以其發之爲不忍而言愛惟公則不間於有我惟恕

則不阻於及人惟敬則不失其存主此數端者皆非仁字的切訓解然合而求之以察識其本心貫通於體用仁亦即此可識

胡敬齋言韓子以博愛為仁雖不是猶勝以覺為仁誠然盡博愛雖是用乃此心德性所發猶可因枝求本若言覺則止是心之靈也謂心以有覺而能愛為仁則可只以覺為仁則不可

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公與私對私是私己公是通人然公只是通人之事體者貼體着在我身人體此公則心全無私己意念障礙間隔本心天理便自有呈露流行却是仁

道體用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直指根窠寂是真切然恐未識仁者若只以有知之物目之惟尋認這昭靈的搆入空寂則又無用如孔門告弟子問仁都是屬身之言動應接正欲於此處防檢存亡出入以嚴守理欲之界不令物交妄念乘間走作這所存的真心天理即於此得全為主自然有體有用於此自見得仁只是人心卻又不為支思妄意誤認差卻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無是四者便為非人則人之為人可知夫三才並列正緣此間有之便天地合德無之則禽獸不遠

一日展覽聖像覺此心肅然因自念仁在此也大抵人於尊親情事覺得此心有自然當盡處此便是修道之仁能覺而充之則無適非仁矣若便以此覺心為仁是猶以知路為路恐虛執妄見之弊生而毫釐一差其謬千里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是良心所發聖賢因所發而別其目為仁義禮知然而皆指為性之德則知其總體是性便已具此全德特以其時出異用而顯耳大要人心之良只此渾然一箇天理全體着無昏雜隨應有當四者皆從此分流故謂四德者非各有指事不可名而謂各有心出則不可孟子言四端之心亦是指有端後言而未有端時只是全具此性便見

良心中本有此全德也故孟子曰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仁須於本心識取不仁是牿亡其本心者本心牿亡則天理無箇種子而為不仁矣仁主於愛亦為這種子在則天理從此發生而流通於物我之間故有愛先儒以桃仁杏仁比正是說此天理種子也

仁者心之德仁只是心上的而必言本心者蓋有妄累則心而非仁也故惟本心則其德全而仁便在是聖門隨人指示為仁之方無非檢制約束令不放失其本心而天理便是此中的蘊藉學者當自識本心而後可於此求仁也

晦翁云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此語分别義利兩途已明白抵根析理毫不可混學者當自於一念中察識亦自不昧

義者人心裁制事物當理之名非無私之心不能酌義惟無私而能就事度理此義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亦是以當處此物之理處此物為義也然亦須平日精義功夫臨事方能酌義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精者天理之所宜此當於良心不雜處見得事理本當如此而我無一毫私己與焉者是也既不私己便能通物故云天理之公利者人情所欲凡擇便自營有我而昧人者皆是也此

惟獨適己意故云人欲之私二者皆當於獨知處分明實識處果決若學者識得義利公私之辨則道可明德可立而聖人可學定自遠於禽獸矣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二語當隨事精察須要實見得是不然差之毫釐謬其千里

義者天理之公不必論人心同然然後為公只吾心不私於己便是吾心之公利者人欲之私不必論一人獨專然後為私只人人各專於己便是人人之私

人於分內為所當為必是義略著希望一念便是利於清明中辨之自別

義是人心上事安得言外以外言義者只在事物下梢頭看了
如聖人言禮若只把威儀揖讓看則禮為外貌若說是天理
節文豈只在外
易曰義以方外告子便以義為外只就事上看義不就處事看
義天事在外處之不由中哉
利者義之和只是合理順人
易以利物言義今以利為悖義正在公私之不同乾元之利所
以和義人情之利便己云耳故聖賢復有義利之辨嗚呼和
義之利但可言於大道為公之日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何是君子

欲利處唐堯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伯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只言及保天祿來四夷亦是利處大學治平章此等語固多但言仁義則自當有利不必以利為據言利則必悖義而害隨之所宜嚴防其　者故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正是君子欲利處也聖人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此乃學者心術之辨自當嚴立界限不容少有假借於其間

孔門論學專在求仁孟子兼說仁義於義處尤加詳切蓋仁乃道德之要領而義則激發薄世頑心瞑眩之藥也

禮之一字曉翁訓作天理節文節文二字本孟子禮之實未而

加天理二字便自精細蓋凡事都有箇體式此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強作者人心不將這箇做繩墨便散漫無檢故曰以禮制心蓋正是人心規矩準繩處聖門教人約禮亦無非欲使人以此檢束身心也

聖門立教託箇禮字禮即中字之有成法有定體者學者已曾格物窮理便須將此作規矩準繩則身心有所檢束而不敢違越義理家是躬行切實功夫也故教人博文有合便用此貼身做去告顏子問仁則曰復禮以此防檢視聽言動則不怠之身不放之心仁安得不存易又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智是窮理事禮是循理事窮理則日進循理則日謹如

此則德崇業廣其爲盡性之君子必矣故曰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禮之云約因文之博而言其身心歸宿處又云復因夫於己私而言其本當如是者禮在人事則爲儀文然却是一箇天理體要人日用率履不可違最是緊關

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可知這禮字原是人情物理內自然的等則有仁義便須有禮不然不成體式

人欲無涯惟禮有箇規矩準繩令人可循可用守用以檢束身心故云約

仁義中正四字便見得禮字的全體

是非之心須是真見得當如此後確然不可移方是智若更有

異同得失則暫時見得的後来人不如此智復何在所以擇
中庸須是能守知孝弟須是弟去知此方實為智也乾之四
德曰貞於人屬知貞者正而固也知須是正當乃為真知真
知便是定執處所謂固也正而固事便可依此成立故曰足
以幹事

是非之心人所皆有者亦只是善惡大槩分別處人有良心自
然不昧至於事理幾微或情態疑似須更看精義功夫辨較
端的若心上實見得分明確定則冒昧舉動自覺愧耻此知
之所以至而行之所以實也故學以窮行為務而明理一事
宜在所先人心知覺亦多積是以開發而生知之聖未聞有

全廢稽求者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有大昧反常者何也只為這私意蔽惑
僻錯了總之由不自反於本心上察理耳
天理二字非別求者只無私之心便覺是天理根本地面凡日
用動靜語嘿但兢兢常持此心檢點事理使得其宜便是義
行之得體便是禮學問功夫亦只是更加精詳以求信心循
理之益耳
聖人教門人弟子於言行動靜上致力是下學實地功夫正欲
令其隨事操持防檢此中不至放失所以存天理而為應物
之主故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此

言相須之功正是本一之理可知致虛義外之說皆自離也皆不明不由者也

聖門與諸弟子論仁未嘗不在日用處檢點正謂內外體用原不可二若日用處有主便是本體不違而其中不迷其應亦自不咎此正交養合一之功也為異說者乃欲求之清虛空曠亦當思清虛空曠可能廢日用事理否若清虛空曠到日用事理又無可用處却是人心物理岐而為二也心以遺物為空至應物又須別求理安得不以理為障

通書聖學一為要一者無欲也夫無欲則心純安得非一靜虛動直皆由無欲則此一便具動靜夫一之能動靜一神也靜

則虛動則直而化也

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濂溪便以無欲為一夫欲盡而至於無則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有存已便二無不存何以非一

未發之中未可以言道然却是此中為主以應事物而得其當然之理乃謂之道是理從此出也豈有理從此出而此獨無理者但渾然未形即太極未分之全體耳

性原無內外情即性之動情亦何嘗離性但以存心應事而分為體用然事即心之所應却是體用一源者若必已用以存體則性亦難言合外矣

性合內外者言其存主運用只是這一箇性誠立而明通正是
其一貫處若必打併內外以言合則亦不須言一貫矣
邵康節言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晦翁極取之蓋天理
着於人方謂之性如虛空有火已着在燈燭上方是火之形
體郛郭之說與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語意正同
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生只是穀種生性是生之中
為一定為各正者此所得以為生之主也生之性與生之謂
性語不同此言為生之性彼即以生為性
人心以形質言生是人心內靈機活動處仁便是那活動的道
理即所謂心之德是也

生之性生是所来之梲性是本然之妙生與性不得相離而有
亦不得偏目而言辨理氣者當辨諸此
良知良能孟子特因孩提之天性以驗仁義之固有耳若但如
孺子之孝弟而不加問學以精詳於事理能如其動中與則
乎
畢竟所具之德性是生知是其明覺處而德性之所以不昧者
此知由德性生即是道心由物欲生即是人心德性固由知
而明未可只以知為德性也
天道只是一理自然化成不可言知人以有心而有知然亦是
此理之明覺故萬事萬化所從以出也舍理而獨言知可乎

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此知行大槩先後之序然知行並進皆有淺深只是隨學力所至而知以及之行以履之雖各自有後先而實相須以為進步非是截然分為兩段事也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行固以知為主知亦以行為實然將知便作行恐非至論夫知行合一者言其事理之合非必不為分別而後為合也學問思辨行固是一理然求明而行行其所明何妨於言之先後學固有未行而先知者亦有因行而加察者總之不知而行行必無當則不得待行以為知也

知在行前是學問之功若明覺之知則貫徹乎行之終始一息

有昧便於所行有不照顧處是行者正行其所明知者即知其所當行非謂知即可以爲行也

聖賢是實能爲此道者非苟知之而已凡民由之而不知猶勝知而不由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纔能知之濟得何事

晦翁曰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蓋見不可以虛實言只有是與否否者不可謂之見必知得是處方謂之真見也能行與不能行便是虛實之異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後人之見是聖人專以枝葉功夫教人矣當知興與立與成定是學者身心切己之益然於

詩禮樂皆資籍為不少豈有誦習詩書禮樂誤人者

夫子獨立伯魚過庭一則曰不學詩無以言一則曰不學禮無以立何不就教他靜坐明心豈聖人真愚其子耶蓋當時有小學之教已畧將身心整頓學詩學禮正是開發理義之助也今人不曾做小學一段功夫誠不可少根本切要之論然至於一味據枇與則而但以靈識虛明為訓恐非聖人遺言所及無惑乎人之疑其溺禪也

朱晦翁謂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無以有諸己此語正今日學者所宜深省聖門問學多是履其事則知欲履其事者便不得少造理一段功夫矣後人立說乃欲專主於知若欲以

知為主不覺偏舉無序而其義不明不備若即以知為行則是全然遺廢而有同於異端之無實矣

道本人心自具之理縱不獲親炙聖賢聆其面誨苟從典籍遺言隨事揣求切躬體認亦有能自得者正為此心此理本無不同故耳彼遽欲遺棄典籍恐未必自能從容中道而又畧無聖賢成法可循則其所自為得或與經傳垂訓事理當尚有未盡未實者如明德之端倘發之未真弘道之用倘推之無緒只欲信心而獨詣將無誤乎

靜坐養端倪亦是體會本領之法然謂未可便棄書策而必從靜中養出端倪則又未知其靜中所見與聖賢垂訓事理果

能全合否初亦是曾從書策講習來故靜坐之時見得此個端倪亦便是聖賢道理所從發端處當初只不曾將自己腔子承當他故不知其所入耳非聖賢書策與此又有表裡只將作第二義配搭也且聖賢道理亦正有指示端的處若當初原不曾向書策着意而專待靜中端倪恐亦只拘攝得個能覺地面而未識得合當如何者可以為主則亦與冥然者所異幾何可知原亦賴聖賢之學識此端倪而自於靜中能覺者亦尚當以聖賢書策審其發端合其程度遂欲棄机之不可也孔門立教每先言博文豈不謂亦有所賴而然與靜坐養端倪畢竟是偏處功夫當玩程子由中應外制外養中語見聖門立教之本旨

孔門教誘後學有博文一事正以理義之軌則在焉今學者於此尋其緒其間自有典常可循則切身由之此約禮事也若便欲不藉典籍一意明心竊恐清明純一之本稟未必更在顏子上只憑空明得心來以此自信自用縱或能捐意累倘於生質習氣尚有未化而不自覺者少得夾雜用事則其所執所行謂全合至當而略無偏蔽者恐亦未可易言也

聖人為道立教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顏子由教入道亦曰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可知聖門教人求道須有個尋認憑依處亦只為性道雖本在人而人未能便盡得性道則下學入門功夫當由是耳濂溪曰文所以載

道也夫文乃道之所寄理義無窮文則有偏舉各立者不博則遺且隘博乃合其衆賾求其會通由文明道正在善學者能自得之耳彼有不能見道於文者乃由不自反其身心性情以求所以合於文者此自不善體乎文之理而非文猶與道爲二也聖賢垂訓何處非性道事後之語性道者稍自爲異論其弊不入空虛則流於迂僻可知聖賢必不爲誤世之文徒見不得於文者之自誤也夫自不得於文而反以文爲病道得然倡言糠粃之竊恐空虛迂僻之弊俱蹈之而不自覺也

或有謂宋儒有許頭緒令人下手不得者其意專指知學爲學

問簡便處此即覺字法門也以知該道固未是不知其約而徒厭其多尤恐不然也夫聖人明道其頭緒未嘗不多只是未得要領故見其為多然總之只是一理理雖一而學者須將全體大用都包括兼該安得不多不合其多則一者不備不見其一則多者難道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誠識得反約總有千頭萬緒自能歸一何患其多多正所以成其約者若未識其多只欲尋簡便處作省力事此後世即心昧理之騁所以誤入空虛迂謬而不自覺也

中庸曰博學之易曰學以聚之夫人體萬物物各有則如孝弟忠信等事其間又各自有許多端緒曲折未易詳盡不待學

習從心而應此惟生知安行至聖能然人須自反未學時便能事事曲當知此否即今頭童齒豁尚不知有多少過差處便欲開口說不學事却全自昧畢竟亦是信口虛談而不自反其身之無實故耳聖人為後之學者立訓只是說學知事說學知事却便是明生知道理大要理本至一而散為萬事聖賢明道亦有各就一事而言者於此等支節處皆能理會其脉絡亦自能歸一到得豁然貫通則皆吾心之體用也如此則理不隆陋道不偏曲以遍日用事物既有先明之見又有參互之資然後禮約仁行自得依據此聖人先教人博文與學聚之本意也

或問晦翁存養致知先後曰古人生下兒子便有存養他的道理令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學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又曰未能識得存養個甚夫存心窮理原是並用功夫分不得大段先後中庸先言尊德性盖非操存無以爲問學之基孟子先知性正是識得而後存養之功不虛也

窮神知化此乃造位天德者自然妙用能如此其初須由精義利用功夫積累待其自至非思索所能强得語言所可湊合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是以聖門教諸弟子只此下學知行之實事

學者之事論身心切己行似難於知論事理精當知又難於行

夫子三十而立行不離所見矣四十而不惑知精而行益果矣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居業也宋劉元城徒學於司馬溫公一日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元城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元城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裡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此亦可謂修辭立誠者夫言行之不能相實聖門詳辭無誠正緣進德修業必以忠信為主而言行之間正是德業功夫實地學者日用間須將此二項作本分事朝夕勵

磨如人生作業故曰居業居者不遠之意業者當為之事

橫渠西銘只是推明孔門一箇仁字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西銘之意以天地萬物同生叙分皆己親屬而不得忽然自私其身至於言持身道理皆為事天事天道理皆同于職此由識得賦受大原一本處分明而知宇宙內事皆吾職分之所不容已者聖賢所論為仁之方行仁之事咸若披圖指掌學者試反求而擴充之則盡性贊化統一三才之德業更無他道

乾称父坤稱母不云如恐異之也不云為恐混之也明以生成之德托體定名而曰称因生推類則同氣一體之意不待比

量而可合如此則民胞物與同休共戚之念安得不油然
覩焉而渾然中處者吾身也吾身若自為體性則殊藐矣與天
地共其塞帥則合為一大與天地合為一大我豈小乎哉
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為塞為帥天地萬物與
吾合而未分也為體性吾與天地萬物分而不異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吾體吾性與天地本非二
如子之於父母分形受氣而各立之後子雖自為體性其
初則父母也故不必別有效法只能自踐形盡性便是相肖
橫渠作西銘將天地萬物俱目為親屬盖欲情義不隔庶幾天
理周流聖門所論仁體即是心也程子又曰仁者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蓋親屬皆從己推若不關己情義便隔

西銘後段都是敬天奉若之意無時無事罔非此心夫天非若父母須日用儀節周旋者只是識得心即理理即天誠心畏理便是事天大要敬所以存仁故聖門論仁只重一敬字如此事天則心無不敬敬則己私淨盡天理自然周流其於宇宙民物未有不視為一身一家者也況有生之初理本如是其昧之者乃知識以後專己隔人之私心若反諸乾坤父母人物均賦之時而識得渾然同體同性則大公無無我之念曠然於中而觸事觸物之頃必有油然自不可遏者矣

西銘統一天地民物原是實然的道理能知此則自有不忍恝然者而稱物曲成乃在人自用其情自盡其分耳故程子云理一分殊充之便是老安少懷之量墨子不知一體之理而強合為同若不抑親以就疏則自悖其說故至於反情背義而不自知其非當時雖橫議惑人竟亦難通所以夷子為其徒而不能實知其教也

明道之學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正聖學不傳之秘秦漢以下諸儒所未明夫孝弟者性命之發端禮樂者神化之顯迹後世固陋俗學既不達性命神化為吾事而浮誕好高者又不據孝弟禮樂為實功此道之所以不

明不行千百年如坐大暗也

洒掃應對如何可到聖人事夫小學未能窮理盡性只從洒掃應對間隨事檢點收斂此心習養純熟他日正心誠意功夫即從此中理會出來盖先習箇敬字為日後修己治人之地與聖人事初非兩途

三代以下性道不明只緣小學之教久廢學者身心無所檢束不曾從實地實功踐履體認真見得來及少有領畧自起意見便從此懸揣臆說或因神明而歸空虛或滯形氣而言善惡甚於繼善成性之理所以為萬事萬物之大本者則漠然無所繫於中也

暁翁曰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夫飛揚倔強之氣信是學徒病根宜誤事處然亦非欲其委軟猥曲已也大抵虛抑收斂之衷當自得沉潛精密之力明道進德其根基正在是古之人材未有不以此成就者也

先王以仁義禮樂訓天下後世使天下後世相率由仁義禮樂以修君子之德成太平之風為異說者乃欲一切空滅之夫空滅仁義禮樂為不足措意而更求其向上抑知向上事理孰有過於仁義禮樂者不於仁義禮樂明其道之原究其用

之大而乃欲棄仁義絕禮樂以尋向上則不得不以無立義無不可定執故使賢者喪其所守不肖者遂流於放蕩邪僻至賊君棄父而不自覺其非豈非仁義禮樂滅亡而肆無名檢之所致耶

程子言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愚謂異端之能為害正由道之不明三代而下王教失修正學湮晦天命人性正理知者絕尠於世故異端得以迂妄空虛之談標宗立義以誑誘愚昧而舉世賢智亦莫覺其非則以內無真識卓見明析其是非故也若使此道大明如揭日月人人各得其所自有者而實能明之實能行之又何異端之足惑而令其至於害道乎

一道德以同俗此語不可忽乃吾儒整頓宇宙事理所以措天下於唐虞三代者須由此古聖賢痛惡邪說暴行正爲此語周衰大壞亂於異流漢儒講論經術而失其要領無所闡發唐益蒙昧於詩賦辭章有宋諸君子極力倡起之而上無主持下多撓競卒不得伸其旨而試其效使宇宙萬霾永不復覩昭明熙皥之俗僅取休息安靜者目爲一代之治朝此夫子所以恨鮮能與

信古餘論卷之三終